

#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孙邦华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关键词】** 辅仁大学; 抗日战争; 奴化教育; 高等教育; 陈垣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07) 04-0028-06

七七事变以后,平津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接着整个华北,乃至华东、华中相继沦陷。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原有的学校有的内迁,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日伪强占实施奴化教育。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直坚持在北平继续办学,既没有迁移,也没有屈从于日本而变成奴化教育机关。辅仁大学何以至此?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 一、弦歌不辍 讲诵如恒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日寇对我高等教育机关摧残甚烈,滥施轰炸,且肆意杀戮”<sup>[1](P490)</sup>。国民政府很快确立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以适应抗战需要<sup>[1](P10)</sup>,并且为了保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力,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和应急措施。譬如,把沦陷区的一批重点大学分别迁移到西南、西北等大后方,调整重组,继续坚持教学。据统计,抗战爆发前的108所高校中,有94所迁移到了内地<sup>[2](P36)</sup>,占到87%。

就北平市而言,七七事变发生前,全市有19所高校;北平沦陷以后,10所高校(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

立北平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等)陆续迁移到了大后方,继续招生办学,2所高校(私立民国学院与私立北平铁路学院)停办,尚有7所高校继续在原地办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天,日军强占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协和医学院,稍后燕大迁往大后方成都,协和在一年之后才在成都恢复教学活动。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仍坚持教学活动,1943年被迫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在北平坚持办学的只有4所高校,它们是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私立北平国医学院、私立华北国医学院<sup>[3](P39-41)</sup>。在这4所高校中,后两所规模极小、学科单一(只有中医),是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学校。只有前两所学校是在沦陷地区较有影响的坚持办学且抗敌不屈的大学。

辅仁大学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办学,而免除了与燕京大学那样被强占的命运呢?这不能不从辅仁大学的性质和当时的国际关系说起。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性质的大学,筹办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随后每年的日常办学费用也是主要依靠由圣文森会院和罗马教廷捐助的基金所产生的利息<sup>[4](P17)</sup>。1929~1933

**【收稿日期】** 2007-05-29

**【作者简介】** 孙邦华(1964-),男,四川省巴中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年，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局面。美国本笃会为辅仁大学筹措的原有基金贬值，又不能在美国募集到一点资金，学校办学经费变得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1933年，该校改由经济和人才都十分充裕的另一天主教宗派团体德国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接办<sup>[5]</sup>。该年6月20日，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由此，辅仁大学的主办团体由美国本笃会转移到德国圣言会，使得学校获得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和丰富的人才资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是沦陷时期能够继续坚持在北平办学而未被日本强占的最重要原因。

1937年夏，辅仁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继续招生。当时国民政府对于辅仁大学继续在北平办学是什么态度？又采取了什么政策？1938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了“一、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二、在沦陷区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需要。”等两条原则。<sup>[6]（P291）</sup>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北平辅仁大学曾经密令其仍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其有利的国际关系，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的教育团体，尽量吸收沦陷区青年，培植爱国人士，延续中华民族的教育。在沦陷区内，应遵守三项原则：（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sup>[7]（P7）</sup>

辅仁大学能够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与陈垣等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职员有密切关系。陈垣作为辅大校长和一代史学大师，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他的言行和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像陈垣这样的文化名人，政治上无自由，行为上被监视，经济上十分困难。加之，身边的师长相继离去，亲人分别。陈垣最初也有过离开北平而南下的念头，曾与他的弟子柴德赓“黄昏斗室话时艰，相约联吟到巴山”<sup>[8]（P286）</sup>，也曾对学生说“迟早还是得走！”<sup>[9]（P286）</sup>。但是，由于丰富而心爱的藏书无法搬迁，更为了辅仁大学，为了辅仁全体师生，他

坚持留下来了。他说：“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去，支身南逃，尤属不宜。”<sup>[10]（P85）</sup>“他为了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sup>[9]（P287）</sup>在陈垣的主持下，辅大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学校因此而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孑然屹立。

## 二、“抗日大本营”

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或接办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迫作为必修课，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有的学校蛮横要求师生进校门时，必须向日本国旗敬礼。辅仁大学也面临着日伪政府所施加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日伪政府经常来校调查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也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自1939年开始日本派遣细井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名义来校监督，1942年，细井次郎又升为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但是，日伪并不甘心于辅仁大学的孑然屹立。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抗争不屈。<sup>[11]（P29）</sup>

陈垣先生不仅自己洁身自好，不与日伪往来，决不作有损于民族利益的事情，而且身为教授和校长，更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学生不要事敌，不要做汉奸，不要助纣为虐，不要见利忘义，不

要只顾目前利益。<sup>[12]</sup>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嗟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在这种特殊环境里,他又不能正面直接告诫学生。因当时日伪恢复读经活动,他便利用辅仁大学每届毕业同学出版一份年刊的机会,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话语巧妙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譬如,他为1940年的《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sup>[13]</sup>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1942年,他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sup>[11](P40)</sup>

陈垣在北平沦陷的八年期间杜门谢客,一心从事教学和写作,撰写了7部专著、10余篇论文。在教学和论著中,他一改过去纯考据史学的学风,转而提倡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以笔为武器,借古喻今,痛斥汉奸卖国,斥责日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阐发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他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sup>[11](P27)</sup>对于陈垣在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学术文化抗日活动,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曾题词称赞道:“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

雨感情亲。”<sup>[11](P64)</sup>

辅大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也都坚持进行文化抗日活动。北平沦陷之后不久,沈兼士、张怀、董洗凡、英千里等辅大几位教授秘密组织“炎社”,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他们约请北京文教界爱国人士参加,辅仁的师生率先纷纷加入。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人士,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协会实行委员会制,沈兼士为主任委员,张怀为书记长,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徐侍峰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牛继昌等人为委员。一二年内会员发展很快,当时在北平的各大学,以及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都设有华北文教协会支部。后来还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会,在总会领导下组织各种抗日活动。华北文教协会秘密进行的抗日工作主要有: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向后方输送愿作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等等。当时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派了不少间谍、特务到辅仁大学,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抗日工作相当不易,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英千里、伏开鹏曾先后被捕,经过营救后释放。1944年2、3月间,日本为了作侵略中国的最后挣扎,大规模搜捕抗日组织和人员。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华北文教协会主要成员名单。20日后,校内外华北文教协会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如校内的师生张怀、董洗凡、徐侍峰、欧阳湘、赵锡禹、左宗伦、郑国栋、左明彻、孙硕人、朱锦章、葛信益、赵光贤、叶德禄、高晏齐、吴师循、李凤楼、秦晋、孙金铭等30余人被捕。经4个月的关押审讯后,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分别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了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一年多牢,受尽了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从

此而落下了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屈服,直到1945年7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sup>[14]</sup>

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孙金铭等师生在非常险恶的环境里,把生死置之度外,勇于发扬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精神,抗敌不屈,保持民族气节。辅仁大学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sup>[15](P493)</sup>

### 三、在特殊背景下发展

在日伪横行的特殊环境里,辅仁大学的师生们历尽艰辛,克服了日伪的干扰、威胁、利诱和经费拮据等困难,不仅使学校延续下来,而且在多方面的校务活动还有了稳步发展。表现在师资队伍壮大;开始招收研究生;扩大了本科生招生规模,尤其是设立女院,招收女生;增设附属小学和幼稚园等。

1937年4月,辅大以199000元购得旧恭王府。<sup>[16](P2)</sup>1938年9月,增设女院,由圣神修女会主持校务活动,以新购的恭王府作为女院校舍。当年,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及理学院的数学系,开始破天荒地招收女生。20世纪30年代,北平曾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概括北平几所著名大学的情形:“北大老、师大穷,燕大、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sup>[17]</sup>所谓辅仁大学是个“和尚庙”,是一语双关,一是因为它从创办到1937年止,一直都只招收男生;二是说由天主教司铎主理校政,“司铎”者,“洋和尚”也。所以“六根不净”者就请“闲人免进”。但是,从1938年夏季起,辅仁大学部分院系开始一改只招男生、不收女生的情况,之后其他院系也陆续招收女生。

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进行了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早在1933年夏学校董事会决定:“为予毕业学生有志深造者作各种高深学术之研究起见”,并遵照《大学组织法》第八条,而设立研究院,以养成“各项专门人才”。并由校务会议通过了《北平辅仁大学研究院入学简章》,且已作好招收研究生的计划。<sup>[18]</sup>但是,此计划未获教育部批准。陈垣等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和准备工作。经过三年左右的苦心经营,师资队伍进一步壮大,图书资料、理科各实验室、

校舍建设有了明显的发展。1937年5月,教务会议决定成立文理两科研究所,并拟具《文理两科研究所组织规程》和担任研究科目的教授名单,呈报教育部核准。<sup>[19]</sup>6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辅仁大学设立文理两科研究所。1938年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此后,学校根据师资和设备的发展情况,文、理两科研究所又陆续增设了生物学研究部(1941年秋)、化学研究部(1941年秋)、人类学研究部(1944年)。辅大研究所成立于七七事变发生前,研究生招收是在事变发生后一年。1943年,辅大又设立附属小学及幼稚园,作为教育系学生实习学校。至此,辅仁大学发展成为拥有研究生、大学本科、中学、小学、幼稚园等完整系统的教育机构。

沦陷时期,在其它各校或停办、或内迁的情况下,原属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一些教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能随校内迁,又不甘心在日伪控制的学校任教,因而不少知名教授转入辅仁任教,如高步瀛、顾随、张子高、袁翰青、李霁野、刘盼遂、萨本栋、褚圣麟、杨成章等,从而壮大了教师队伍。

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教职员人数、招收规模、学生结构(从幼稚园到研究生)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1936年时的辅大招生人数是331人,在校生数810人。<sup>[4](P46)</sup>1938年时,在校学生达1265人(其中,男生959人,内有研究生22人,女生306人),中外教职员人数为183人。<sup>[20](P2)</sup>1941年,在校男生增加到1368人,女生增加到899人,在校生共计达到2267人,中外教职员已增加到283人。<sup>[21](P2)</sup>1942年,在校男生又增加到1435人,女生又增加到978人,合计达2413人;中外教职员进一步增加到396人。<sup>[22](P3)</sup>

学校招生的超常扩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华北地区的广大沦陷区爱国青年既不愿意去伪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一时又无法离开沦陷区,便纷纷以考入辅仁为荣。尽管当时辅仁的学费较高,伪大学又不收费,但是这些爱国青年就是不愿考那些伪校。原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就读的有些学生无法随校迁移者也转入辅仁,继续学业。总之,沦陷时期竟然是辅仁大学发展最快和

鼎盛的时期。1945年9月,新学年,辅仁大学注册学生为2271人,1946年2月,第二学期开学时,注册学生数减为2067人<sup>[23]</sup>,较之沦陷时期学生数明显减少。这是由于原来内迁的各高校开始在北平陆续复校,部分转投其他高校的缘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是沦陷区爱国青年欣欣向慕之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辅仁大学共培养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毕业275人,另有数十名研究生毕业<sup>[24]</sup>。其中有的人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院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赵光贤(1940年史学硕士,著名历史学家)、刘乃和(1943年毕业于史学系本科,1947年史学硕士,文献学家)、史树青(1945年毕业于国文系本科,1947年史学硕士,著名考古学家、文物鉴赏家)、葛信益(1941年毕业于国文系本科,文字学家)、俞敏(自北大转入,1940年毕业于国文系本科,语言学家)、叶嘉莹(1945年毕业于国文系本科,著名中国古典诗词学家)、张秀亚(1942年毕业于西语系本科,著名作家)、蒋丽金(1944年毕业于化学系本科,1946

年化学硕士,著名有机化学家、院士)、娄少怀(1942年毕业于美术专修科,著名画家)、王光英(1942年毕业于化学系本科,杰出的实业家、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王光美(1943年毕业于物理系本科,1945年物理学硕士,著名社会活动家)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不同性质的学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国民政府鉴于辅仁师生抗敌不屈的爱国精神,除明令嘉奖外,并特准追认沦陷时期辅大毕业生的学籍<sup>[7](P9)</sup>。

在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在当时绝大多数民族文化教育机构内迁的情况下,还有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这样一所高校一直坚持在沦陷区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满足沦陷区爱国青年的求学愿望。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一批爱国学者、师生在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周旋,不事敌、不附逆,勇敢而顽强地进行文化学术抗日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长久继承。

#### 注释:

- [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2] 罗永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3] 李铁虎.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J].北京党史研究,1995(4).
- [4] 孙邦华.辅仁贝勒府:辅仁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5]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要求私立学校董事长和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1929年,辅仁大学遵照教育部有关法规,改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张继被推举为董事长,董事会聘请陈垣为校长,原校长奥图尔改任教务长。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R].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7] 王绍楨.辅仁大学校史[A].董瀚.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C].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 [8] 刘乃和.陈垣在抗战时期[A].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9]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J].东方杂志,1944(40:7).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0] 周国亭.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N].正义报(开封),1946-12-22,1946-12-23.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 [11] 刘乃和.励耘承学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12] 关沫然和刘耀祖在所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师大女校》(《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1992年,第19页)一文中说陈垣曾在日伪所办的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担任兼职教授,果如此,陈垣自己曾经事敌,也就违背了他本人一贯对学生的教导。对此,我查阅了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中的伪北京师范学院和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档案,从这两所学校当时出版的教职员一览表或其它相关资

料中,没有发现陈垣担任伪大学教师的档案记录,假如陈垣担任了伪校的教师,学校当时的教职员表中是绝对不会不写或遗漏作为文化名人的陈垣的名字的!显然是关、刘二人回忆有误。

- [13] 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
- [14] 孙金铭. 狱中纪实——勿忘国耻 [J]. 辅仁大学校友会. 辅仁校友通讯, 1995 (总 17). 孙金铭. 忆张怀院长 [J]. 辅仁大学校友会. 辅仁校友通讯, 1996 (总 18). 郝德元. 抗战中的辅仁校友会 [A].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印. 辅仁往事 (一) [C]. 2006.
- [15] 陈垣讲话 [N]. 正报 (北平), 1945-09-04. 刘乃和, 周少川, 王明泽, 邓瑞全.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0.
- [16] 校史 [A]. 辅仁大学年刊 [C]. 北京: 辅仁大学, 1938.
- [17] 这句顺口溜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北大老、师大穷, 惟有清华可通融”。朱海涛. 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 [J]. 东方杂志, 1944 (40: 11). 陈平原, 夏晓虹. 北大旧事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18]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送教育部关于研究院章程, 请准予设立, 并将前报研究生陈祥春等一并准予备案 [Z].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 84 (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 下同).
- [19]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请说贴 [Z].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 84.
- [20] 校史 [A]. 辅仁大学年刊 [C]. 北京: 辅仁大学, 1939.
- [21] 校史 [A]. 辅仁大学年刊 [C]. 北京: 辅仁大学, 1942.
- [22] 校史 [A]. 私立辅仁大学一览: 民国三十二年度 [C]. 北京: 辅仁大学, 1943.
- [23] 校史 [A]. 辅仁大学年刊 [C]. 北京: 辅仁大学, 1946.
- [24] 该数据是根据《辅仁大学年刊》(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和《辅仁大学历届毕业男女人数表》(辅仁大学, 1947年)等书刊上的资料综合统计而成。

## Chen Yuan and Fu 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N Bang-hua

(Education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u 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ich was a private Catholic school had persevered in running after Beijing city was occupied by Japan by rejecting Japanese enslavement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teaching national cultur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confronted the enemy heroically and resisted the enslavement education. Therefore, Fu 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on reputation a home bas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eywords:** Fu 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nslavement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hen Yuan

(责任编辑: 寒 坤)

#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作者: [孙邦华](#), [SUN Bang-hua](#)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刊名: [北京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年, 卷(期): 2007, "" (4)  
被引用次数: 1次

## 参考文献(32条)

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1948
2. [罗永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期刊论文]-[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1)
3. [李铁虎](#) [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 1995(04)
4. [孙邦华](#) [辅仁贝勒府:辅仁大学](#) 2004
5. [国民政府教育部](#) [私立学校条例](#) 1928
6. [国民政府教育部](#) [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 1928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1997
8. [王绍桢](#) [辅仁大学校史](#) 1982
9. [刘乃和](#) [陈垣在抗战时期](#) 1998
10. [朱海涛](#) [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 1944(07)
11. [陈平原](#). [夏晓虹](#) [北大旧事](#) 1998
12. [周国亭](#) [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 1946
13. [刘乃和](#). [周少川](#). [王明泽](#). [邓瑞全](#)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2000
14. [刘乃和](#) [励耘承学录](#) 1992
15. [关沫然](#). [刘耀祖](#) [日伪统治下的师大女校](#) 1992
16. [论语·卫灵公](#)
17. [孙金铭](#) [狱中纪实—勿忘国耻](#) 1995(17)
18. [孙金铭](#) [忆张怀院长](#) 1996(18)
19. [郝德元](#) [抗战中的辅仁校友会](#) 2006
20. [陈垣讲话](#) 1945
21. [刘乃和](#). [周少川](#). [王明泽](#). [邓瑞全](#)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2000
22. [校史](#) 1938
23. [朱海涛](#) [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 1944(11)
24. [陈平原](#). [夏晓虹](#) [北大旧事](#) 1998
25.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送教育部关于研究院章程, 请准予设立, 并请将前报研究生陈祥春等一并准予备案](#)
26.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请说贴](#)
27. [校史](#) 1939
28. [校史](#) 1942
29. [校史](#) 1943
30. [校史](#) 1946
31. [辅仁大学年刊](#) 1945

## 相似文献(5条)

## 1. 期刊论文 罗德建 傅种孙先生在北京师大附中 -《数学通报》2008, 47 (2)

## 1 傅种孙先生简介

## 1.1 傅先生基本情况介绍

傅种孙先生(1898~1962) 1898年2月27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1920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留母校附中(即现北京师大附中)任教;1921年任母校数理部的讲师;1928年任教授:抗日战争以前,曾先后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33年当选北平(北京市)数学学会理事长秘书;1935年当选中国数学会评议委员兼《数学杂志》编辑;1945年11月至1946年8月在牛津大学、1946年9月至1947年11月在剑桥大学考察;1947~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56年前曾兼系主任;在1949~1957年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3年)及副校长(5年);1952~1957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数学会及其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数学杂志》及其前身《数学通报》总编辑;1962年1月18日病逝于北京。

## 2. 期刊论文 夏道平:一位杰出鄂籍思想家、经济学家、翻译家 纪念夏道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将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经济学院举行 -《湖北社会科学》2007, "" (10)

夏道平(1907~1995),湖北大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抗日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后转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进会研究室主任。1949年到台湾后,辞去公职,曾与殷海光等人一起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后来先后任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和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 3. 期刊论文 张滂 忆邢其毅教授 -《大学化学》2003, 18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法学科分别组成功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 4. 期刊论文 宁可 杨生民, Ning Ke, Yang Shengmin 对《成庆华史学文存》一书的介绍与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 (1)

成庆华教授从1936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求学,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北京师范学院(1993年以后改称首都师范大学)建立,成庆华先生被调入师院历史科(1955年改为历史系)任教。

## 5. 学位论文 张越 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2006

陈垣,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自1927年起担任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和院校合并后,辅仁大学的部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又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所从事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并试图从中归纳、整理和提炼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这不仅是因为辅仁大学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兴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其规模不大,在大陆的办学时间不长(1927~1952年),但同其他教会大学一起,在办学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从而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因为陈垣并非是一名天主教徒而执掌辅仁大学,其学识、品格、先进的开放的教育管理理念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而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知名教会大学这一特殊背景,使笔者首先要对中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教会大学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院校合并后,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长久以来,教会大学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毒害的桥头堡和主要阵地,受到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的确,教会大学由西方传教士创办,教育经费来自外国差会、国外人士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教案赔款,以在华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主要目的,在国外注册,颁发外国而非中国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证书,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为外国人把持,中国教职员工地位低下,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租界”。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教会大学的中国学者,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看法和观点有了很大转变。立场和态度更加公允、客观。在承认教会大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积极改变自身,力图适应环境的过程。

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起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教会所需的本土化中高级人才,并吸引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入学以传播基督教。教会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其中历经非基督教化、收回教育权、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间,教会大学改由向中国政府注册,其教育目的虽然力图坚持传播基督教义,但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转向为中国社会服务,培养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究其能够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在于它部分满足了中国人在那个救亡图存的特殊年代里渴望获取西方先进知识,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天主教精神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有感于来自英、美、德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一所所高等学府,中国政府自办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也陆续开办起来,而天主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却因传教士办学方针和法国保教权的干扰而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辅仁大学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建立的。其两位首倡者,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先生,有一颗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宗首肯在华设立天主教辅仁大学。陈垣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并于1927年接替了病故的英敛之担任校长的职务。其时,国民革命战争如火如荼,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时代的影响和首倡者的风格使辅仁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带有与其他教会大学明显不同的特色。辅仁大学在设立时向中国政府注册;虽然学校的日常管理事务大权仍操于天主教士担任的教务长之手,但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高尚的人格与情操、开放的办学理念、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陈垣,作为一名史学家,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作为一名教育家,能够不拘一格广揽人才,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活动,使辅仁大学不仅成为国学研究之重镇,又是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先锋。在陈垣的培养与感召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建国后,在担任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陈垣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他拥护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北师大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研究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对发展现代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陈垣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和学术观、开放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观念、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育人品德,是他教育管理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 引证文献(1条)

## 1. 李日升, 丁留宝, 罗国辉, 朱海城 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期刊论文]-《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shkx200704006.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shkx20070400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f2b7169-1960-4682-a2e9-9e4d0083e8fb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